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

十百一第▶ 日五十二月十年二十 日六十月九年玄癸

户。全年只收大洋八角。寄費一律在內。郵票十戶辦法)……·凡定閱最小報在兩個月以上。正在戶辦法)……·凡定閱最小報在兩個月以上。正在評等。各體俱備。每期二張。零售三分。定閱聲週報。為華北諸大名家撰述。內容小說劇談 通閱年文 用期大筆 •內洋記 •五小

兼全

十四期報(新訂

角定時鵑

批銷

報之簡

鴻電報若干份。即合地新至百份以外者。

批每少

價。批價大流

新碼頭裏良晨好友社承印有意委印者 ○ 請將需印之 委印。 處 需 出貨迅速○ 印 當即開呈估價單。 刷 定價低廉。 否 敝處擔任○ 約印期件

******** ************** *

部遵銷釐 休照者。 辦。每 理請號

小 說

奚軾

o伊起初隨著假母的歡樂o以 愁苦哀怨。 天眞爛漫。 適。隨著假母的喝怒。以爲啼泣。 的父母o海角天涯o不知那裏住著 伊的身世可憐極了。 知己 懂不得 世界上什麽是 自已親生 爲安

身體上。精神 去。覺得一天一天怎樣似的重大 年伊十五歲了。 貢任·加上伊的肩頭·伊漸漸覺著 年伊十五歲了。伊一天一天的過飄飄忽忽的過去了幾個年頭。今 上。再沒有從前那

的舒服適意。

台下許多的游客。當伊未上台之 神壹志。專想那喝彩的人。是否賞 先。已經彩聲四起。似雀噪一般。 識我的藝術。是否我的知已。 說喝彩的游客。多是賞識伊的藝 博得伊同道的姊妹們o多麼羨慕o 威傷著自已沒有一個可與商量緩 伊著實思維了一宵。然而伊終不 話o歸去之後o一夜沒得合眼o疑 術。足爲伊的知已。伊聽見了這句 一個確切的判斷。 忽然

已藝術上的賞識o出於真誠o伊 些喝彩的游客。可有一個對於自 而久之。覺得許多游客胡亂的彩 世從此登台獻技。便細細看察那

> 伊又威傷了好幾天。 誣衊伊的人格的一種 聲。並非是賞識伊

看畢了這封信。一言不發 見紫蓮色箋。寫著一手蠅 著伊的芳名。伊連忙拆開 了許多愁苦哀怨。給人家 已。你應該威謝他 鳴不平o這就是你的良友 今指給一個 良友與你能。 起先幾句。稱贊伊在藝行 者。遞來一個緋紅的信封 值o後來又說。『我可憐你 上彈的幾條絲絃。日日林

最小第 百十六號… ...良晨好友社即

最小第 一百十六號… 第一張…

良晨好友社印

華燈下面。又見伊登台獻技了 以來惟一的知已。 情吐露。伊從此以後。便引為有生 琶o手撥哀絃o將一肚子的委曲 近 見伊半個玉琢粉臉。 緊緊靠著琵 給伊的介紹人為誰。 ら只

因循 俞千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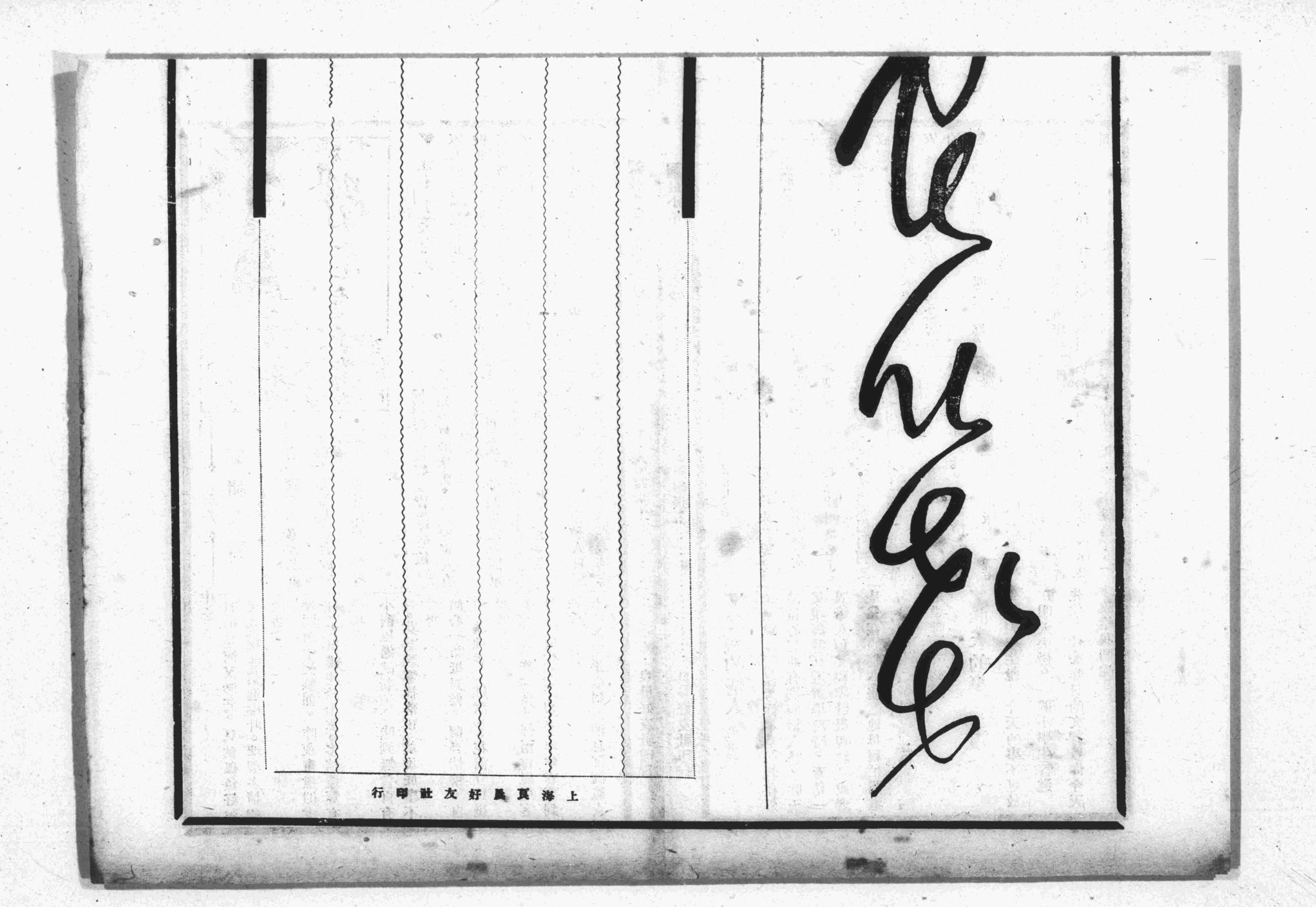
過兒子也有許多苦衷。 對父親說。就是蔣家的婚事。不是 東西都要仰給於父親。毫無自立 緩。 况且這時正當求 父親。兒子有 的能力。將來有了 此時年紀尚輕。結婚一層。儘可 那兒子怎麼對 妻子。豈不加 很要緊的話。 時代。甚麼

媒婆的話。是最靠不住的。時來娶 無論怎樣。總望父親答應 頭親事的好父親以爲對麼。 來。那時不但兒子不安。恐怕你老 起父親呢。二來蔣家女郎。性情怎 過來。萬一竟是個不好的女子。 樣。我們完全不明白c雖然媒婆說 人家。亦要感受到許多煩腦。與其 医家庭 裏少不得要住出許多是非 懊悔。那麽不如現在推却這 天價嚮。但是父親總該曉得。 但是 0

很婉轉了。父親雖然固執。聽了 筋裏很快地温習一囘。覺得已 他父親正坐在 把以上想好要說的話。在 總該答應他的要求了。這

近他父親旁邊。兩爿嘴唇 着雪茄o正吸得起勁o室上 安慰 神。緩緩地退了出來。一 父親見他由預的樣子。 人。亦生暗想。這正是最 不愁沒有表示反對的機合 o於是便常 (緋紅°一句話也說不出 道。「好得婚事纔談 論嚇遁了。他急忙被 開口說時。却早日 。却立把亦生

蔣家的婚 有工夫。 一直至此時





編 輯 語

海 有中國文藝協會之組 期本報特載該會成立 。及擬定簡章。 特此

幾囘題字笑劉即。

五十 步笑百步

陪着遭難。那是可鄙可恨的舉動。 彼此動武·自相殘殺o無辜的小民 表權的報上互詆。 殘殺。化錢的讀者。因此少讀幾 人們因為私利起見。一言不合。 們因為意見不 值的文章。(互詆的文章 這可以說是自 合。 就在有發 0

> 。照這麼樣的舉動o文 憑你做得怎樣好o總是沒價值 什處兩樣呢。 人與軍人有 的。

> > 柔腸。

文人罵軍 八們差不多。真是五十步笑百步。 無題(集花月痕句)王受生 人們。 他們自已也同軍

停月落座留香。 况復愁人 日

下心。

晚香。 光。愧無雙槳迎桃叶。連理 月悵星河又渺茫。 只 愁孤

香。莫諾飄零搖落恨。英雄 在。 安得護花鈴十 小笛風過試新涼。 萬o多情 昨夜

春城鶯燕許勾留。 傾心一語抵封候。 田·滿地香塵姓獻步·花前 怪雨冒

腸o歡喜場成煩惱恨o佳期我 客 州·萍梗生涯悲碧玉。年

朱樓遙指路欹斜。 消息沉

最小第 一百十 六號

第四張

良晨好友社印

良晨好友社印

第四張

百十六號

天涯。 家。鵑鴂數聲花事謝。明朝門 外 卽

未知。 絲。誰將靑眼憐秋 盡把多情付柳枝。 土c別有詩心世 珍珠密字寄鳥

成癡。 知o銷盡絕情留盡恨o流鶯飄蕩復 無端花事太凌遲。 烟月飄零未可

拍飛。 鳳泊鸑飄事縱非。 依。香閨緩緩雲停夜。驚起鴛鴦拍 無論端紅爪到花前。 含烟惹霧年依 遇此能眞兩

落花腸斷李龜年 眠我有押 衙狐 劍在 看 絮隨風作起 離別 與 專

黄振玉

名符其實了。』 倡門是閶門的諧音)不然。就不是 我調查一下子。要算閶門最多了。 』我道。「是的。這才叫做倡門啊。(一天他對我說道。『蘇州的妓女。 位北京朋友。到蘇州來玩要。有

地章。半幅羅巾紅淚漬。江南消息 時候o他指着一爿毛巾廠道o「喏 碧梧毛巾 」他道。『那塊銅招牌上。不是寫着 梧開的。『我道』你如為何知道呢。 我和一位小說迷。 這爿毛巾廠。 就是小說家張碧 去過橫馬路的 「你果

父親的情人 黄襄國

·「你認得麽。」麟兒說「認得 是父親的情人罷。」他母親 是誰呀『外婆。』 個婦人和父親譚得很親熱 父親與我在遊戲 邊留心父親有別的情人歷 麟兒說。「母親。你不是叫 場玩

昨天的事

才改給 先生。 在明天去做。 先生對學生說。 什麼昨 呢。 的文課。 今天的事 答道。